

江山美卿

粉颜魅

醉步溪月 著

JIANGSHAN RUO QING

卷二

这个乱世争霸英雄辈出的年代，
一阵阵烽烟战火，一场场悲欢离合，
一幕幕惊心宫闱骤变……
她依旧是粉颜王者。

醉步溪月 著

JIANGSHAN RUO QING

卷二

粉颜魅

江山若卿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江山若卿·粉颜魅 / 醉步溪月 著. —南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2.4

ISBN 978-7-5391-6499-1

I. ①江… II. ①醉…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30337号

江山若卿·粉颜魅 / 醉步溪月 著

策划出品 陈丽娥

责任编辑 贾 琼 王 军

特约编辑 苏丽霞

美术编辑 彭 蕾

装帧设计 安宁书装

封面绘图 钱 好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合肥银联文化投资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4月第1版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8mm × 235mm 1/16

印 张 19

印 数 1~10000册

书 号 ISBN 978-7-5391-6499-1

定 价 24.00元

赣版权登字—04—2011—82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服务热线: 0791-86512056)



江山若卿

卷一 粉颜魅

contents

- 0012 第一章 夷狄蛮书
- 0019 第二章 天高地厚
- 0015 第三章 非分之想
- 0023 第四章 惺惺相惜
- 0031 第五章 滴水不漏（上）
- 0041 第六章 滴水不漏（下）
- 0046 第七章 毛遂自荐
- 0051 第八章 乍然重逢
- 0052 第九章 恩威并施
- 0059 第十章 同舟共济
- 0071 第十一章 心悦诚服
- 0081 第十二章 通情达理
- 0092 第十三章 治病救人



目录

第十四章	100	第二十七章	198
新仇旧恨		如临仙境	
第十五章	107	第二十八章	205
雷霆之怒		土崩瓦解（上）	
第十六章	115	第二十九章	213
奇耻大辱		土崩瓦解（下）	
第十七章	123	第三十章	220
棋逢对手（上）		反目成仇	
第十八章	131	第三十一章	228
棋逢对手（下）		心如死灰	
第十九章	139	第三十二章	236
精兵强将		金蝉脱壳	
第二十章	146	第三十三章	244
如梦初醒		一片冰心	
第二十一章	154	第三十四章	252
祸起萧墙（上）		君子好逑	
第二十二章	163	第三十五章	260
祸起萧墙（下）		偷梁换柱	
第二十三章	168	第三十六章	268
命悬一线		重蹈覆辙	
第二十四章	176	第三十七章	276
攻城略地		同生共死	
第二十五章	180	第三十八章	284
自投罗网		千钧一发	
第二十六章	191		
烈焰焚情			

这个乱世争霸英雄辈出的年代，
一阵阵烽烟战火，一场场悲欢离合，
一幕幕惊心宫闱骤变……她依旧是粉颜王者。



第一章

夷狄蛮书

天机先生的卦言让乱世王侯对萧珉虎视眈眈，萧都因此付之一炬。萧都城外，侍女小怜李代桃僵助她脱险，化身为狼拓的穆国小公子贺兰藏与她惊鸿一瞥，失之交臂，猎户之女天心白激励萧珉产生斗志为家国复仇后，又不知所踪。萧珉以找到小怜和天心白为条件投效燕前尘，假扮公主出嫁到实力最强的楚国。她历尽艰险到达楚都，老楚王楚洪度却出人意料地将大王子楚泰定为王储，让萧珉和楚安大失所望。萧珉平心静气之后，鼓励楚安振作重新夺回王储之位。而日前巧施几计，终让楚国出兵助成，这一步棋的效果如何，也只能在宫中等待战场上的信息传来。

旭日东升，坤阳殿外的御花园里，郁郁葱葱的花木迎接着温暖的阳光，绿莹莹的叶片散发着柔和的光芒，姹紫嫣红的花间摆放着休憩桌椅，微风穿过树梢，空气中满是花香和新鲜的芳草气息。

萧珉、绣玉和琼章三个人正在御花园里休息。

萧珉永远是一成不变地端着一本书看得津津有味，琼章本就爱看书，跟着萧珉又有很多好书可看，于是两个人都成了钻在书里的书虫，绣玉正在一旁绣女红，本来想和两个人说说话，只是看她们看书看得浑然忘我，轻轻一笑，便不出声了。

自从王若弼和楚泰率军离开，这样的逍遥日子，萧珉过了将近一个月。

因为楚泰不在，很多事情都要楚安去管，他变得格外忙碌起来，同时也在暗中壮大自己的势力，动作虽然慢，基础却比以前扎实许多，连一向中立的张林安也对他另眼相看。

楚安下朝回到御花园来，一眼便看到这幅人间美景，三个如花似玉的美女在花丛中姿态各异，美不胜收。尤其是萧珉，一手握书卷，一手支着下巴，秀眉轻快地扬起，嘴角笑着弯起，美如新月，楚安呆呆看了一会儿，恨不得自己变成她手中的那卷书，便能更亲近一些。

他虽然满腹心事，看到这样的情形，还是不自觉地轻松，放轻了脚步要先离开，恰巧绣玉抬头看见，扬声问道：“世子，你回来了？”

楚安笑着点头，说道：“你们在这待着吧，不打扰你们了。”

萧珉已经抬起头来，一眼看见楚安，对两人笑着说道：“你们在这里吧，我和



世子出去说说话。”

她和楚安一起向着园中别的地方走，待两人走到寂静无人处，萧珉偏头问道：“世子有话和我说？”

算算楚泰出兵已经快一个月，成国那里也该有战报传回，看楚安的神色，萧珉一付，莫非传回来的是捷报？

她话音刚落，楚安点头说道：“公主，楚泰攻打昭国，凯歌连奏，已经旋风般攻陷昭国三郡，所到之处势如破竹。”

萧珉一皱眉头，贺兰藏带领的三国联军绝不会如此不济，胜利来得太容易，背后一定有更大的阴谋。

她看看楚安说道：“世子稍安勿躁，战争才刚刚开始，想来贺兰藏绝不止这些本领，我倒是担心他们进入昭国地区这么深入，攻陷三郡后如果兵力分散，太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了。”

楚安点头，说道：“现在的确说不准，我们先不去管他，还有另外一件事。”

萧珉点点头。

楚安继续说道：“西南的夷狄部落派来使者给父王送来一封信，信里的文字像蝌蚪一样歪歪扭扭，可能是夷狄文字，竟然没有人能认得。那使者说，他们久居山野，渴慕汉化民族的风采，但是不熟汉语，无法交流，若是楚国人能识得夷狄文字，便愿意归顺楚国，年年进贡，岁岁来朝贺，奉楚王为王，若是楚国人不能识得夷狄文字，则楚国僵化落后，闭目塞听，不配拥有那么多风调雨顺的天赐之地，他们夷狄也要派出兵马来抢夺这富饶丰美的地区。”

出兵成国之事尚未结束，西南夷狄又起事端，不过楚国和夷狄毗邻，一封书信而已，未必没人识得，她抬头向着楚泰问道：“倒是有趣，若我们认识这书信，便白得了一个属国。”

楚安皱皱眉头，说道：“事情也没那么容易，这夷狄书信被父王接下来，便命人请夷狄使者去好生歇息，只是书信在朝中大臣中传来传去，没有一个认识的。”

萧珉皱皱眉头，想来这种夷狄文字生涩得很，她也没有看见过，不过事关楚国荣誉，无论如何也震住夷狄部族让他们心甘情愿地归顺楚国。

她看看楚安说道：“世子不必着急，官商傅鸿运行商遍布天下，手下有各地收罗的人才，也许便认识那夷狄文字。”

楚安点点头，萧珉这一招便是把事情推给傅鸿运，如果他手下有这种能人，那么楚国便能收服夷狄部落，如果他手下没有懂夷狄文字的人，那么让楚王因此失望，对傅鸿运的印象也要大打折扣。

萧珉看楚安领会了她的意思，不再多说，心中想道，这件事不能光推给傅鸿



运，别人都解决不了，自己能解决才是本事，否则楚安是领不了功的。

她想想说道：“不知道那封信现存于何处，我能不惊动别人先去看看吗？另外世子还是要暗中找人查访能认识夷狄文字的人，多做一种打算。”

楚安知她生性谨慎，不愿在没有结果前张扬得人尽皆知，也确实想为自己出力才会如此，点头说道：“公主，我马上去安排。”

一刻之后，萧珉化装成个清秀的宫人跟在楚安身后进了尚书房，那封难倒楚国朝中大臣的夷狄书信就静静躺在书案之上。朝中大臣都回到各自家中，四处查询能认识夷狄文字之人，即使自己不认识，能找到认识的人也是大功一件。

萧珉坐在书案旁，拿起那封书信，看到上面鬼画符一样的字体，看了一会儿却是忍不住笑了起来。

楚安看她笑吟吟的，眉宇间一股灵秀之气，迫不及待地问道：“公主，你认识这夷狄文字？”

想不到娶了这么才华横溢的美人，若是公主识得，对楚安来说可是无比荣光。

萧珉摇摇头，楚安的脸色失望地垮了下去，快快地说道：“那公主又笑什么？”

萧珉笑着说道：“世子抱歉，我也想像李太白一样来个醉草吓蛮书，青史留名，可是我确实不认得。”

楚安不管什么是李太白醉草吓蛮书，只看到萧珉笑意盈盈，想到她心中必是有了别的主意，总之不会让他失望，当下说道：“哎呀，我的好公主，你有什么打算，便告诉我楚二，让我心里有个着落。”

萧珉见他如此说，正色道：“世子既然这么相信我，我便尽力不让你失望。你稍微等等，我把这书信誊写一遍带走，我们路上再说。”

楚安点头，便专心致志地在一旁等着萧珉，他看见萧珉全神贯注照着那鬼画符一样的字体誊抄，只看一眼，便在另外一张纸上写出一字，大小样子分毫不差，心中啧啧称奇，这过目不忘、下笔精准的本事也是极为难得的。

萧珉抄写得极快，少顷，一模一样的书信就摆在眼前。萧珉说道：“世子，我们再去那夷狄使者的住处看看，你提前命人引他出去看看楚都的风土人情，以免被他发现。”

楚安点头，全都依从萧珉。

两个人又来到夷狄使者的住处，亲眼看见夷狄使者和他的侍从被楚安派出的接待人员引领着走出驿馆，便偷偷潜进使者的房间。

萧珉走到房中将夷狄使者带来的东西仔细查看一遍，也没有什么出奇之处，只是有两样很像书的东西，更加笑不可抑。

楚安看得满头雾水，却见萧珉忙着誊抄，也不能打断她，只能在旁边呆呆



看着。

那两本书不算厚，字数却也不少，萧珉仔仔细细地都誊抄完，白净的额头上已经出了一层薄薄的汗。她抬起头看着楚安说道：“事情成了一半。还要请世子将我安置在驿馆，负责侍奉这夷狄使者。”

楚安一惊，良久才说道：“公主莫非是要自己跟夷狄使者学习这夷狄文字吗？”

萧珉点点头，说道：“这夷狄文字其实也并不难，想来这夷狄部族开化不久，文字精深，哪能那么轻易就能造出的？他们使用的不过是画出来的文字，把看到东西的图形画下来就成了代表那个东西的文字。而有些抽象精深没有办法表示的文字，他们便直接照抄了我们汉字。”

楚安听萧珉说完，讷讷不能言，说道：“我们也看了书信，怎么没有看出来？”

萧珉扑哧一笑，不回答他这个问题，纤指一指书本上的一个字说道：“你看这个就是‘天’字。”

楚安看着萧珉指的那个字，一个大圆圈里面有一个小圆圈和几个三角，目瞪口呆，冷汗涔涔，若是所谓画出来的话，莫非那小圆圈便是太阳，那几个三角是云朵不成？没有萧珉的指点，还真的是很难联想出来。

萧珉又一指隔了几行的字，说道：“你看这个像太阳一样，便是个日字，那个像月亮，便是个月字。”

这两个字倒还有些像，楚安点点头，萧珉又说：“你看那两个字，是不是跟我们的宇宙两字很像，只是上面多了个林字头。”

楚安一看果然如此，萧珉说道：“也许他们想给剽窃的汉字都留个标记，于是就加上了楚字的林字头。”

萧珉一看他的神情，又扬扬手中两本夷狄使者带来的书，笑着问道：“你知道这两本是什么书？”

楚安纳闷地摇摇头。萧珉忍不住笑着说道：“这便是我们的千字文和三字经啊，这些夷狄人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拿过去了，还翻译成夷狄文字教给他们的小孩子呢。”

楚安一看果然气结，说道：“想不到这帮子夷狄偷偷摸摸搞出这些所谓的文字，还来我们楚国耀武扬威，既然公主都看清楚他们的名堂，现在便叫那夷狄使者到朝堂上羞辱他们一番，然后让他们心甘情愿地归顺我楚国。”

萧珉摇摇头，说道：“世子万万不可如此，我便是能猜出他们书信意思，却不够精准，而且会看不会说，不算识得他们的文字。我还要停在驿馆，想法和他学些夷狄语言，才能算作懂得夷狄文。”

楚安想到萧珉以千金之躯要留在驿馆做夷狄使者的侍从，心中老大不愿意，觉



得委屈了萧珉，一时又想不出别的办法，时间有限，除了萧珉，又有谁能保证留在驿馆便能找机会学会夷狄话呢。

他思考良久，看着萧珉态度坚持，方才作罢。

萧珉又说：“即使我学会夷狄话，也不能羞辱夷狄使者。自古以来游牧民族都不算开化，但凡有首领想要创建文字文化，便是思路清明的君主，西夏李元昊创立西夏文字就称帝号建立大夏，和北宋分庭抗礼。夷狄首领能动此心思，创立属于自己的文字，则其宏图大志便不能小觑，只能用心将他收服才是上策。”

楚安点头称是，又问道：“公主打算怎样震慑他们，才是上策呢？”

萧珉看着楚安乐呵呵地说道：“这便要世子去准备了。”

萧珉便说出几件事情，让楚安准备，楚安一边听她说一边忍不住连连点头。

两人刚刚走出驿馆，就有一名楚安的手下急匆匆地来回报，傅鸿运的手下果真有一个懂夷狄话的，楚安一听，心头略略失望，既然如此，那功劳倒是要被傅鸿运抢在前面了。

那名手下却又说道：“不过那个人和夷狄人做买卖，只是懂点简单的夷狄话，却不认识夷狄的文字，看到那封书信也说不出子丑寅卯，更不用提要使用夷狄文字写一封回信了。”

楚安闻言一喜，向着萧珉说道：“公主，我这就请父王下令，把傅鸿运手下的那个人派来给你，你会认字他会说，两相里一搭配，这个难题就解决了。”

※ ※ ※

夷狄使者来到楚都住了五天，在负责接待人员的带领下，将楚都的风土人情都一一欣赏完，关于书信的事情还没有结果，心中便认定楚国人都认识这夷狄文字，可以好好羞辱楚国人一番。

其实原本夷狄的文字很少，也是最近夷狄首领想到向临近的楚国学习先进文化，才命令族里熟悉汉族文化的谋臣把夷狄祖先传下来的文字整理出来，又从汉字里偷师了许多文字，才创建了夷狄文字，使夷狄文字稍具规模，能成几篇像样的文章。

夷狄首领一直心慕汉族农耕民族的富庶，灵机一动，便写了这封信，派使者来楚国，若是楚国认识，则刚好归顺楚国，向楚国多学习先进的知识和生产技术，若是楚国不认识，想来国中也没有什么能干的人，就打算派兵攻打楚国，抢夺一些富饶地区来安置夷狄族众。

使者在驿馆中一连等了五天，将楚都风光都游览个遍，楚王还没有回复，认定



楚国没有人能认识夷狄文字，心中骄狂，便打算去朝见楚王故意询问结果。

他正要出行，却看见驿馆对面商铺老板的孩子早早地去学堂，突然灵机一动，想起首领叮嘱过他，看一个地方国力是否强盛，就要看那里的办学情况如何。他被负责招待的人引领着，看了很多好看好玩之处，却没有趁机刺探一下楚国的办学和军队的情况，觉得还是应该先看了这些地方再去朝见楚王。

他一念及此，便请求负责招待他的人带着去看看楚都的学堂，想不到那人连连摆摆手说，学堂不在外国使者参观游览之列。

招待的人越是拒绝，越是勾引起了夷狄使者的好奇心。他既然能出使楚国，便也会说很多汉话，当即装着身体不舒服不能出行，打发了专门招待的人，却换上了和楚国人差不多的衣服，悄悄地溜出门去。



第二章 天高地厚

夷狄使者洛丘和他的手下打扮成楚都居民的模样，便离开驿馆向周围的民众打听路来到城南的楚都书院。

远远看见一片庄严雅致的建筑，高大的院门前偶尔有书生打扮的文人进进出出，一派“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感觉。

洛丘看看这座院落气度不凡，隐隐有书香气透出，定然是他们要找的楚都书院。他快步走到院门处，果不其然，抬头见院门上的匾额刻着遒劲有力的金漆大字——“楚都书院”，院门两旁是一副对联，上书“惟楚有材，于斯为盛”。

洛丘轻轻点头，楚都书院不愧是楚国宫廷亲自出资筹办，果然气派，一个国家若是教育兴盛，利用好读书人，便能够长治久安。若是不重视读书人，将他们置为最下等，就像元朝，却也会很快就走向灭亡。

他带着下人安静地走入大门，一座雪白的雁翅影壁，上面写着龙飞凤舞的清奇大字——“志于成人”，落款是楚国洪度。

洛丘看到楚王长相粗豪，想不到写得一手豪迈的好字，真是胸襟大气魄也大，他也算熟识汉族文化，由此不由得微微颌首。

绕过影壁向里面走，一座座青檐碧瓦的建筑便显现出来，掩映在参天古木之间，通往后院的碎石小径旁树立着清秀的观音竹，绿叶丛生，青翠欲滴，还有隐隐的读书声从几座学堂里传来。

洛丘陶醉地凝神倾听了一会儿，轻声吟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两名随从虽然不知道他摇头晃脑吟咏的是什么，却也从这种肃穆悠远的气氛中感到了一种浓厚的文化气息，知道这是极高雅的地方。

洛丘留神听了一会儿，突然说道：“奇怪，你们听那是什么声音？”

两名随从看他如此神情，也认真地听着空气里飘来的读书声，过了一会儿，一个随从叫道：“大人，好奇怪，我怎么听着是我们夷狄话。”

洛丘点点头，面色严肃，命令道：“赶快找找看是哪里？”

三个人循声找去，那一溜碧瓦白墙的宽大房间上写着“懵懂学堂”，学堂前立



着汉白玉的孔孟圣人像，幼儿稚嫩的诵读声音整齐地从学堂的窗户上飘出，其中一座里面传来的正是夷狄话。

三人一惊，悄悄地踱过去，透过窗棂小心地向里面探看，却见一个相貌儒雅的中年人正在教下面端坐的几十名黄口稚儿学习夷狄话。他在屋内的黑漆墙壁上用笔蘸水写了一个夷狄字，便用汉语和夷狄话的发音教那些孩子们整齐地读一遍，读过五遍，便继续教下一个字。

有一个孩子请教夫子说：“夷狄文字笔画太多，实在记不清怎么写。”

那个中年夫子便指导他说：“这夷狄文字除了表示实物的字和实物图形相像外，其他的字和汉字里面对应的原字没有太大区别，只是要多加个林字头，你们若是看到其他笔画多的字，便想想对应的汉字，如此就好记多了。”

洛丘心头一惊，他正是参与造夷狄文字的大臣之一，只是想不到他们造字的方法早就被楚国人知晓，甚至还拿来教孩子。

他还没有做声，两名随从已经惊讶得要叫起来，创立时间不长的夷狄文字他们还都没有完全学会，而楚国人竟然拿来教孩子。

一名随从走到洛丘身边，轻声在他耳边说道：“大人，怎么办？楚国人既然认识我们的文字，怎么迟迟不给我们回复。”

洛丘当然也在疑惑，他生怕随从声音太大，用手指比了个噤声的手势，示意他们去查看其余几个窗口。

三人又顺着其他几个窗口查看，但见每个窗口内夫子教授的内容都不同，有两个也是外国文字，只是三人却都不认识的。

洛丘在窗口凝神听了一会儿，通过夫子和学生们的对话，才知道他们学的是远隔重洋的朝鲜话和远在藏西高原的藏西语言。

朝鲜和藏西这两个地方洛丘只是听别人提过两次，去也没去过，也没有见过那些国家的人，想不到楚国人竟然也在学习他们的语言，洛丘又是大大一惊。

洛丘听见一个学生问夫子为何要学习这境外的语言，夫子昂首答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虽然这些境外国家暂时并不如楚国强大，但是我们也要时刻保持着警惕之心，才能永远超越他们站在他们的前面。若是境外的那些国家能和我们安然相处，我们懂得他们的语言，也能够相互交流，互通有无。你们都是楚国千挑万选出来的学生，只有多学些技艺，才能更好地报效祖国。”

这番话听得洛丘几乎失魂落魄，想到自己所在的夷狄部落刚刚创立了自己的文字，就起了骄傲狂妄的心，妄想来侵占楚国，可是他们的文化和楚国相比多么不值一提。

他又去其他窗口静听，又有的学堂里夫子正在教授天文和数算，有的在教授音



乐，一个个窗口看下去，他越来越失望，越来越不敢小看楚国，反而生起了深深的自卑心理。

他来到最后一个窗口，看见那一个身材魁梧衣着利落的教书先生正在黑漆墙壁上画了一个个姿态各异的小人，并逐一讲解着演示，看到孩子们记得差不多了，便带着一群孩子走到室外来练习，想来这就是汉人称之为武术的东西。

洛丘吓了一跳，担心被他们发现，赶快拉着两名随从走出了这令他醍醐灌顶的懵懂学堂。

他想要就此退出去，却又按捺不住好奇心，想看这里的青年学生又要学习哪些内容，他带着随从快速退出来，看到一座院落门前挂着一副对联，上书：“业精于勤，漫贪嬉戏思鸿鹄；学以致用，莫把聪明付蠹虫。”宽大的匾额上面写着“讲学斋”，便带着随从悄悄地走进去。

仍然是一派碧瓦白墙的高大房间，洛丘临窗而望，只见开设的科目和懵懂学堂差不多，不过科目内容精深了很多，课堂里坐满了文质彬彬不及弱冠的莘莘学子，个个朝气蓬勃。

他挨个窗户站了站，有些科目的内容他便是听也听不懂。

他又走到后面一个窗户，看见里面的夫子正在讲解《孙子兵法》，不由得站住凝神细听。听到夫子讲解到《孙子兵法》的谋攻篇：“夫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尤其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那一句，一下子如巨大的鼓槌敲打在他的心上，让他猛然一震。他站在窗外安静地听夫子讲解，忘记了时间安静地听了许久。

两名随从只看见主人全神贯注地听里面讲课，大气也不敢出，只警惕地注意着周围的动静。

不知过了多久，又有年轻的争辩声从远处传来，还有不少年轻人的鼓噪。

两个人推推洛丘，让他回过神，他才依依不舍地离开讲学斋，带着两人向争论之处走去。

那是书院里一片极为宽广的空地，聚集着一群衣冠楚楚的读书人，围着一年老一年轻两名文士打扮的读书人。

围观的众人议论纷纷，洛丘带着两名随从在人群中听了好久，方才听出了端倪，却觉得这两人争辩的事情实在难以解决。

原来那老者是本地一个极为有名的讼师，那年轻人曾向他学习帮人打官司的本



领，两人约定：教授技艺时，年轻人只交付老者一半学费，另一半学费等年轻人学成后帮人打赢第一个官司后再支付给老者。若是年轻人第一个官司输了，则说明老者教授的技艺不精，不用支付另一半的学费。

谁料到，那个年轻人学成后却又不想干讼师的行当，迟迟没帮人打官司，那老者等得不耐烦，便向衙门递了一纸诉状，要年轻人赶快付他另一半学费。

那老者的理由是，如果年轻人的官司输了，那么按照衙门的判定，年轻人要付给他另一半学费，如果年轻人的官司赢了，那么按照两人的约定，年轻人也要付给他另一半学费。

可是那个年轻人也振振有词，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说，如果他的官司赢了，按照衙门的判定，他不必支付另一半的学费。如果他的官司输了，按照两人的约定，他也不用付另一半的学费。

这一个难缠的官司，连衙门里的大人也不能断定，只能打发两人来楚都书院请各位读书人明辨是非。

围观的一群人也是众说纷纭，洛丘站在人群中想不到在楚都书院会遇到这等难缠棘手的事情，眼见围观的众人分裂成两个阵营，各有各的说法，谁也不能说服谁，争辩有越演越烈之势。

“各位稍安勿躁，小弟倒有一个主意能够解决这个争端，还能让大多数人满意。”

一道缓和如淙淙流水，温润如玉鸣的清澈声音从人群中传出，随即一个清秀雅致的少年书生排众而出，一袭白衣如天边白云，柔和悠扬，让人不由得眼前一亮。

那少年书生仿佛带着一股迷人的魔力，明眸如星，灿然闪亮，不但洛丘一看到他便不由自主地专注下来听他说话，其余的人也安静地注视着他听他能说出些什么。

那少年书生环视四周，礼貌客气地说道：“在下有个提议，不如让争端中的两位用一点时间再陈述一下各自的理由，然后各位便选择两位中的认为有理的来站队，支持谁的人多就是谁赢了如何？”

众人一时无语。

人群中一个书生不服气地问道：“你怎么知道支持的人多就是有理的呢？”

人群中窃窃私语，少年书生的这个办法虽然新奇，细想起来却没有什么说服力。

少年书生早已料到必然有人对这个办法提出异议，抬起头向着那书生笑笑，秀气的脸上一丝和煦的笑容，暖如春风，不慌不忙地说道：“这位兄台言之有理，不一定大部分人认为对的就是对的。不过呢，现在这个事情已经陷入了两难，双方各



执一词，都有道理，用寻常方法再无法断定。”

他顿了顿继续说道：“不过在下建议使用这个方法，却是因为在下相信各位都有一颗公正无私的心，做出的决定都会不偏不倚。而且这两位纠纷本就和辩护口才相关，就此看看两位的技能谁能说服更多的人支持自己，那另一半学费就当彩头也好。”

众人听他说完，心头齐齐叫好，少年书生的这个方法简直是闻所未闻，又想着他说众人公正无私也是有理，能说服大多数人同意就算他赢了又如何。

众人思付到此纷纷点头，洛丘却忍不住喊了一声：“光我们同意没有用，还要两位当事人也愿意才行。”

少年书生点头称是，说道：“当然要问问两位的意思。”

众人围观的那两位，彼此对视一眼，反正事情衙门也没个断定，少年书生这主意对两人倒是极为公平，使事情尽快有一个了结也好。

如此便按照少年书生的方法，两人思考了一下，便各自准备发言。

那名學生主要强调了两个人当初的约定，他所作所为都在约定之中，而老诉讼则详细讲述了前因后果，当年学生求学时，自己因为体谅他家境贫寒才只收取了一半学费，并做出了另一半学费等到学生帮人打第一场官司胜时才支付的约定。

想不到那名學生学成之后，却迟迟不从事诉讼的行当，老者心头气闷这才起诉。

听老者说完，年轻人眼中已经略带窘意，却仍然坚持做事要有章法，按照两人约定，他是没有做错的。

两人说完，便是要众人判定输赢的时候，少年书生的眼睛在两人身上停留了一下，便第一个站到了老诉讼师的一边。

他看着众人淡淡说道：“法律不外乎人情，这件事从法令上难以取舍，在下只能从情理上辨别，老诉讼师既然悉心教导了徒弟，就该拿到全额学资。”

他的话正是说到了很多人的心里，有些人便慢慢站到了老诉讼师一边。

也有人坚持认为，老诉讼师既然和徒弟有这样的约定，就应该遵守约定，徒弟既然学成后没有帮人打官司，谈不上输赢，便不用支付另一半学费。

众人各执己见，很快就各自在两人身旁站好，少年书生高声询问了几次，众人还有没有更改，见无人回应，便动手数了数两边各自人数。

站在老诉讼师一边的人数有三十五人，站在他徒弟那一方的人数只有不到二十人，胜负立见，那徒弟困窘地垂下了头。

少年书生朗声说道：“这事情便有结果了，请这位老诉讼师和您的徒弟一起回去取另一半学费吧，我派两名随从陪着您一起去。”